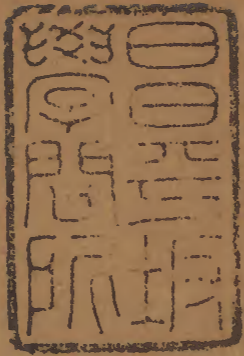


大山文集

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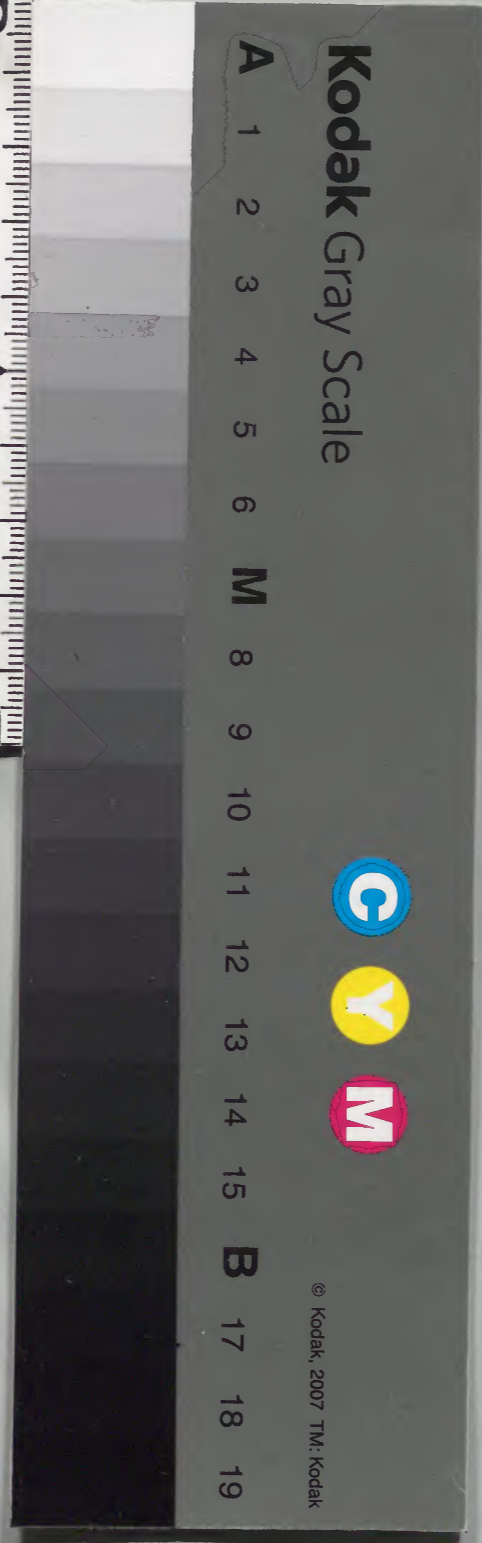


漢書門類			
九	四	三	九
一	〇	五	九
一	四	二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九	四	三	九
一	〇	五	九
一	四	二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39
冊數	142 (129)
函號	299 47

理學全書百廿九



康熙四十八年新年

張大中丞訂

文山先生文集

正誼堂藏板

文文山集序

淺草文庫

天地有剛大之氣炳之為日月奮之

為雷霆峙之為山嶽流之為河海其

在人也發之為文章矢之為節義一

而已矣夫人與天地並立而稱三才

者惟其能全是氣也孟子所謂養之



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文章節義皆
由此出此非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
知明者其孰能之宋丞相文信國公
文山先生遭羅末造出師勤王崎嶇
山海志圖興復及祚移身執事不可
爲從容伏鑕視死如歸成仁取義收

國家三百年養士之報其節義凜凜
垂宇宙間至今田夫野老猶知敬而
慕之乃讀其文章光明俊偉磅礴敷
暢如日月之爲照而雷霆之爲威山
嶽之爲高而河海之爲潤蓋自寶祐
四年大廷對策滾滾萬言極陳法天

不息之學理宗親擢第一識者以爲
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爲朝廷賀
得人至其不幸幽囚四載丹心血淚
形於文墨觀者無不流涕而悲慟也
正氣一歌足以扶綱常而立人極千
古文章孰大於是噫先生真能全天

地剛大之氣者乎有如是之文章斯
有如是之節義有如是之節義斯不
媿如是之文章士幸優游平世弄翰
揮毫率爲柔情媚態取悅人目譬如
時花美卉不轉眼即隨風飄蕩無復
存者其文如是則其爲人亦必依阿

典恣苟且取容遇小利害得失鮮不
喪其所守者而况能臨大節而不可
奪乎哉先生之文具在非孔孟程朱
之旨不談非忠孝仁義之言不道異
端所不能惑流俗所不能移文章與
節義相輔而行所謂豪傑之士信道

篤而自知明者微先生其誰與歸讀
其書知其人亦可以興起於百世之
下矣是爲序

峇

康熙四十八年歲次己丑季冬後學
儀封張伯行書於榕城之正誼堂

東瀛四十大
書



文山先生文集目次

卷之上

對策

御試策一道 有題

己未上皇帝書

癸亥上皇帝書

輪對劄子

卷之下

書

上丞相書 除秘書省正
字辭免不允

與孫子載 季弟與從弟從學

與吉州繆知府元德

賀簽書樞密江端明

記

吉州州學貢士莊記

吉州右院獄空記

龍泉縣太霄觀梓潼祠記

鄒文叔垂芳堂記

蕭氏梅亭記

衡州耒陽縣進士題名記

瑞州三賢堂記

建昌軍青雲莊記

贛州重脩清獻趙公祠堂記

贛州興國縣安湖書院記

衡州上元記

雷州十賢堂記

序

金匱歌序

忠孝提綱序

壬戌童科小錄序

題家保狀序

送彭叔英序

送李秀實序

贈朱斗南序

贈仰顛峯拆字序

吉水縣永昌鄉義役序

題跋

跋劉翠微罪言藁

跋王元高詞科擬藁張稼村後國正添倅

跋呂元吉先人介軒記後

跋周一愚負母圖

跋周汝明白鳴集

跋番易徐應明梯雲帙

題賈端老不忘室

題張德從畏心堂

題戴行可進學齋

跋彭和甫族譜

跋彭叔英談命錄

說

吳郎中山泉說

徐應明恕齋說

何晞程名說

王通孫名說

陳逢春肖軒說

講義

西澗書院釋菜講義 知瑞州日

歌

正氣歌

文山先生文集卷之上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訂

受業諸子全校

對策

御試策一道 有題

蓋聞道之大原出於天超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實不離乎
日用事物之常根乎陰陽五行之賾而實不外乎仁義禮
智剛柔善惡之際天以澄著地以靖謐人極以昭明何莫
由斯道也聖聖相傳同此一道由修身而治人由致知而
齊家治國平天下本之精神心術達之禮樂刑政其體甚
微其用則廣歷千萬世而不可易然功化有淺深證效有

遲速者何歟朕以寡昧臨政願治于茲歷年志愈勤道愈遠宵乎其未朕也朕心疑焉子大夫明先聖之術咸造在廷必有切至之論朕將虛己以聽三墳而上大道難名五典以來常道始著日月星辰順乎上鳥獸草木若於下九功惟叙四彝來王百工熙哉庶事康哉非聖神功化之驗歟然人心道心寂寥片語其危微精一之妙不可以言既歟誓何爲而畔會何爲而疑俗何以不若結繩治何以不若畫像以政凝民以禮凝士以天保采薇治內外憂勤危懼僅克有濟何帝王勞逸之殊歟抑隨時損益道不同歟及夫六典建官蓋爲民極則不過曰治曰教曰禮曰政曰

刑曰事而已豈道之外又有法歟自時厥後以理欲之消長驗世道汗隆陰濁之日常多陽明之日常少刑名雜霸佛老異端無一毫幾乎道駁乎無以議爲然務德化者不能無上郡鴈門之警施仁義者不能無末年輪臺之悔甚而無積仁累德之素紀綱制度爲足維持憑藉者又何歟朕上嘉下樂夙興夜寐靡遑康寧道久而未洽化久而未成天變游臻民生寡遂人才乏而士習浮國計殫而兵力弱符澤未清邊備孔棘豈道不足以御世歟抑化裁推行有未至歟夫不息則久久則徵今胡爲而未徵歟變則通通則久今其可以屢更歟子大夫熟之復之勿激勿泛以

文獻通考 卷之十一
副朕詳延之意寶祐四年五月八日

臣對恭惟皇帝陛下處常之久當泰之交以二帝三王之
道會諸心將三紀于此矣臣等鼓舞於鳶飛魚躍之天皆
道體流行中之一物不自意得旅進於陛下之庭而陛下
且嘉之論道道之不行也久矣陛下之言及此天地神人
之福也然臣所未解者今日已當道久化成之時道洽政
治之候而方歉焉有志勤道遠之疑豈望道而未之見耶
臣請泝太極動靜之根推聖神功化之驗就以聖問中不
息一語爲陛下勉幸陛下試垂聽焉臣聞天地與道同一
不息聖人之心與天地同一不息上下四方之宇往古來

今之宙其閒百千萬變之消息盈虛百千萬事之轉移闔
闢何莫非道所謂道者一不息而已矣道之隱於渾淪藏
於未瑍未琢之天當是時無極太極之體也自太極分而
陰陽則陰陽不息道亦不息陰陽散而五行則五行不息
道亦不息自五行又散而爲人心之仁義禮智剛柔善惡
則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穹壤開生生化化之不息而道亦
與之相爲不息然則道一不息天地亦一不息天地之不
息固道之不息者爲之聖人出而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
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亦不過以一不息之心
充之充之而修身治人此一不息也充之而致知以至齊

家治國平天下此一不息也充之而自精神心術以至於禮樂刑政亦此一不息也自有三墳五典以來以至於太平六典之世帝之所以帝王之所以王皆自其一念之不息者始秦漢以降而道始離非道之離也知道者之鮮也雖然其間英君誼辟固有號為稍稍知道矣而又沮於行道之不力知務德化矣而不能不尼之以黃老知施仁義矣而不能不遏之以多欲知四年行仁矣而不能不畫之以近效上下二三十年閒牽補過時架漏度日毋惟夫駁乎無以議為也獨惟我朝式克至于今日休陛下傳列聖之心以會藝祖之心會藝祖之心以參帝王之心參天地

之心三十三年閒臣知陛下不貳以二不參以三茫乎天運宵爾神化此心之天混今闕兮其無窮也然臨御浸久持循浸熟而算計見效猶未有以大快聖心者上而天變不能以盡無下而民生不能以盡遂人才士習之未甚純國計兵力之未甚充以至盜賊兵戈之警所以貽宵旰之憂者尤所不免然則行道者殆無驗也邪臣則以為道非無驗之物也道之功化甚深也而不可以為迂道之證效甚遲也而不可以為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地之所以為天地也之德之純純亦不已聖人之所以為聖人也為治顧力行何如耳焉有行道於歲月之暫而遽責其驗之

爲迂且遠邪臣之所望於陛下者法天地之不息而已姑以近事言則責躬之言方發而陰雨旋霽是天變未嘗不以道而弭也賑饑之典方舉而都民歡呼是民生未嘗不以道而安也論辯建明之詔一頒而人才士習稍稍渾厚招填條具之旨一下而國計兵力稍稍充實安吉慶元之小獲維揚瀘水之雋功無非憂勤於道之明驗也然以道之極功論之則此淺效耳速效耳指淺效速效而遽以爲道之極功則漢唐諸君之用心是也陛下行帝而帝行王而王而官襲漢唐事邪此臣所以贊陛下之不息也陛下儻自其不息者而充之則與陰陽同其化與五行同其運

與乾坤生生化化之理同其爲無窮雖充而爲三紀之風移俗易可也雖充而爲四十年圜空刑措可也雖充而爲百年德洽於天下可也雖充而爲卜世過曆億萬年敬天之休可也豈止如聖問八者之事可徐就理而已哉臣謹昧死上愚對臣伏讀聖策曰蓋聞道之大原出於天超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實不離乎日用事物之常根乎陰陽五行之賾而實不外仁義禮智剛柔善惡之際天以澄著地以靖謐人極以昭明何莫由斯道也聖聖相傳同此一道由修身而治人由致知而齊家治國平天下本之於精神心術達之於禮樂刑政其體甚微其用則廣歷千萬世而

不可易然功化有淺深證效有遲速何歟朕以寡昧臨政
願治于茲歷年志愈勤道愈遠宵乎其未朕也朕心疑焉
子大夫明先王之術咸造在庭必有切至之論朕將虛已
以聽臣有以見陛下邇道之本原求道之功效且疑而質
之臣等也臣聞聖人之心天地之心也天地之道聖人之
道也分而言之則道自道天地自天地聖人自聖人合而
言之則道一不息也天地一不息也聖人亦一不息也臣
請溯其本原言之茫茫堪輿坎比無垠渾渾元氣變化無
端人心仁義禮智之性未賦也人心剛柔善惡之氣未稟
也當是時未有人心先有五行未有五行先有陰陽未有

陰陽先有無極太極未有無極太極則太虛無形冲漠無
朕而先有此道未有物之先而道具焉道之體也既有物
之後而道行焉道之用也其體則微其用甚廣即人心而
道在人心即五行而道在五行即陰陽而道在陰陽即無
極太極而道在無極太極貫顯微兼費隱包小大通物我
道何以若此哉道之在天下猶水之在地中地中無往而
非水天下無往而非道水一不息之流也道一不息之用
也天以澄著則日月星辰循其經地以靖謐則山川草木
順其常人極以昭明則君臣父子安其倫流行古今綱紀
造化何莫由斯道也一日而道息焉雖三才不能以自立

文山文集 卷之十一 正言堂
道之不息功用固如此夫聖人體天地之不息者也天地
以此道而不息聖人亦以此道而不息聖人立不息之體
則斂於修身推不息之用則散於治人立不息之體則寓
於致知以下之工夫推不息之用則顯於齊家治國平天
下之效驗立不息之體則本之精神心術之微推不息之
用則達之禮樂刑政之著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猶天地
之所以爲天地也道之在天地閒者常久而不息聖人之
於道其可以頃刻息邪言不息之理者莫如大易莫如中
庸大易之道至於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而聖人
之論法天乃歸之自強不息中庸之道至於溥博淵泉上

天之載無聲無臭而聖人之論配天地乃歸之不息則久
豈非乾之所以剛健中正純粹精也者一不息之道耳是
以法天者亦以一不息中庸之所以高明博厚悠久無疆
者一不息之道耳是以配天地者亦以一不息以不息之
心行不息之道聖人卽不息之天地也陛下臨政願治于
茲歷年前此不息之歲月猶日之自朝而午今此不息之
歲月猶日之至午而中此正勉強行道大有功之日也陛
下勿謂數十年閒我之所以擔當宇宙把握天地未嘗不
以此道至于今日而道之驗如此其迂且遠矣以臣觀之
道猶百里之途也今日則適六七十之候也進於道者不

可以中道而廢游於途者不可以中途而晝孜孜矻矻而不自己焉則適六七十里者固所以爲至百里之階也不然自止於六七十里之間則百里雖近焉能以一武到哉道無淺功化行道者何可以深爲迂道無速證效行道者何可以遲爲遠惟不息則能極道之功化惟不息則能極道之證效氣機動盪於三極之間神采灌注於萬有之表要自陛下此一心始臣不暇遠舉請以仁宗皇帝事爲陛下陳之仁宗一不息之天地也康定之詔曰祇勤抑畏慶曆之詔曰不敢荒寧皇祐之詔曰緬念爲君之難深惟履位之重慶曆不息之心卽康定不息之心也皇祐不息之

心卽慶曆不息之心也當時仁宗以道德感天心以福祿勝人力國家綏靜邊鄙寧謐若可以已矣而猶未也至和元年仁祖之三十二年也方且露立仰天以畏天變碎通天犀以救民生處賈黯吏銓之職擢公弼殿柱之名以厚人才以昌士習納景初減用之言聽范鎮新兵之諫以裕國計以強兵力以至講周禮薄征緩刑而拳拳以盜賊爲憂選將帥明紀律而汲汲以西戎北敵爲慮仁祖之心至此而不息則與天地同其悠久矣陛下之心仁祖之心也范祖禹有言欲法堯舜惟法仁祖臣亦曰欲法帝王惟法仁祖法仁祖則可至天德願加聖心焉臣伏讀聖策曰三

墳以上云云豈道之外又有法歟臣有以見陛下慕帝王之功化證效而亦意其各有淺深遲速也臣聞帝王行道之心一不息而已矣堯之兢兢舜之業業禹之孜孜湯之慄慄文王之不已武王之無貳成王之無逸皆是物也三墳遠矣五典猶有可論者臣嘗以五典所載之事推之當是時日月星辰之順以道而順也鳥獸草木之若以道而若也九功惟叙以道而叙也四彝來王以道而來王也百工以道而熙庶事以道而康光天之下至於海隅蒼生蓋無一而不拜帝道之賜矣垂衣拱手以自逸于土階巖廊之上夫誰曰不可而堯舜不然也方且考績之法重於三

歲無歲而敢息也授曆之命嚴於四時無月而敢息也凜凜乎一日二日之戒無日而敢息也此猶可也授受之際而堯之命舜乃曰允執厥中夫謂之執者戰兢保持而不敢少放之謂也味斯語也則堯之不息可見已河圖出矣洛書見矣執中之說未聞也而堯獨言之堯之言贅矣而舜之命禹乃復益之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之

三言夫致察於危微精一之間則其戰兢保持之念又有甚於堯者舜之心其不息又何如哉是以堯之道化不惟驗於七十年在位之日舜之道化不惟驗於五十年視阜之時讀萬世永賴之語則唐虞而下數千百年開天得以

爲天地得以爲地人得以爲人者皆堯舜之賜也然則功
化抑何其深證效抑何其遲歟降是而王非固勞於帝者
也太樸日散風氣日開人心之機械日益巧世變之乘除
不息而聖人之所以綱維世變者亦與之相爲不息焉俗
非結繩之淳也治非畫象之古也師不得不誓侯不得不
會民不得不凝之以政士不得不凝之以禮內外異治不
得不以采薇天保之治治之以至六典建官其所以曰治
曰政曰禮曰教曰刑曰事者亦無非扶世道而不使之窮
耳以勢而論之則夏之治不如唐虞商之治又不如夏周
之治又不如商帝之所以帝者何其逸王之所以王者何

其勞慄慄危懼不如非心黃屋者之爲適也始於憂勤不
如恭己南面者之爲安也然以心而觀則舜之業業卽堯
之兢兢禹之孜孜卽舜之業業湯之慄慄卽禹之孜孜文
王之不已武王之無貳成王之無逸何莫非兢兢業業孜
孜慄慄之推也道之散於宇宙間者無一日息帝王之所
以行道者亦無一日息帝王之心天地之心也尚可以帝
者之爲逸而王者之爲勞耶臣願陛下求帝王之道必求
帝王之心則今日之功化證效或可與帝王一視矣臣伏
讀聖策曰自時厥後云云亦足以維持憑藉者何歟臣有
以見陛下陋漢唐之功化證效而且爲漢唐世道發一慨

也臣聞不息則天息則人不息則理息則欲不息則陽明
息則陰濁漢唐諸君天資敏地位高使稍有進道之心則
六五帝四三王亦未有難能者奈何天不足以制人而天
反爲人所制理不足以御欲而理反爲欲所御陽明不足
以勝陰濁而陽明反爲陰濁所勝是以勇於進道者少沮
於求道者多漢唐之所以不唐虞三代也歟雖然是爲不
知道者言也其閒亦有號爲知道者矣漢之文帝武帝唐
之太宗亦不可謂非知道者然而亦有議焉先儒嘗論漢
唐諸君以公私義利分數多少爲治亂三君之心往往不
純乎天不純乎人而出入於天人之間不純乎理不純乎

欲而入手理欲之閒不純乎陽明不純乎陰濁而出入
乎陽明陰濁之閒是以專務德化雖足以陶後元泰和之
風然而尼之以黃老則鴈門上郡之警不能無外施仁義
雖足以致建元富庶之盛然而過之以多欲則輪臺末年
之悔不能免四年行仁雖足以開貞觀升平之治然而畫
之以近效則紀綱制度曾不足爲再世之憑藉蓋有一分
之道心者固足以就一分之事功有一分之心者亦足
以名一分之事變世道汗隆之分數亦係於理欲消長之
分數而已然臣嘗思之漢唐以來爲道之累者其大有二
一曰雜伯二曰異端時君世主有志於求道者不陷於此

則陷於彼姑就三君而言則文帝之心異端累之也武帝
太宗之心雜伯累之也武帝無得於道憲章六經統一聖
真不足以勝其神仙土木之私干戈刑罰之慘其心也荒
太宗全不知道閭門之恥將相之誇末年遼東一行終不
能以克其血氣之暴其心也驕雜伯一念憧憧往來是固
不足以語常久不息之事者若文帝稍有帝王之天資稍
有帝王之地步一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而晁錯輩刑
名之說未嘗一動其心是不累於雜伯矣使其以二三十
年恭儉之心而移之以求道則後元氣象且將駸駸乎商
周進進乎唐虞奈何帝之純心又閒於黃老之清淨是以

文帝僅得爲漢唐之令主而不得一儕於帝王嗚呼武帝
太宗累於雜伯君子固不敢以帝王事望之文帝不爲雜
伯所累而不能不累於異端是則重可惜已臣願陛下監
漢唐之跡必監漢唐之心則今日之功化證效將超漢唐
數等矣臣伏讀聖策曰朕上嘉下樂云云抑化裁推行有
未至歟臣有以見陛下念今日八者之務而甚有望乎爲
道之驗也臣聞天變之來民怨招之也人才之乏士習蠱
之也兵力之弱國計屈之也邊寇之警盜賊因之也夫陛
下以上嘉下樂之勤夙興夜寐之勞悵歲月之逾邁亦欲
以少見吾道之驗耳俯視一世未能差強人意八者之弊

臣知陛下爲此不滿也陛下分而以八事問臣合而以四事對請得以熟數之於前何謂天變之來民怨招之也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天明畏自我民明畏人心之休戚天心所因以爲喜怒者也熙寧閒大旱是時河陝流民入京師監門鄭俠畫流民圖以獻且曰陛下南征北伐皆以勝捷之圖來上料無一人以父母妻子遷移困頓皇皇不給之狀爲圖以進者覽臣之圖行臣之言十日不雨乞正欺君之罪上爲之罷新法十八事京師大雨八日天人之交閒不容髮載在經史此類甚多陛下以爲今之民生何如邪今之民生困矣自瓊林大盈積於私貯而民困

自建章通天頻於營繕而民困自獻助墨見於豪家巨室而民困自和糴不開於閭閻下戶而民困自所至貪官暴吏視吾民如家雞圈豕惟所咀啖而民困嗚呼東南民力竭矣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今尚可謂之不見乎書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今尚可謂之小平生斯世爲斯民仰事俯育亦欲各遂其父母妻子之樂而操斧斤淬鋒鏑日夜思所以斬伐其命脉者滔滔皆是然則臘雪斬瑞蟄雷愆期月犯於木星殞爲石以至土雨地震之變無怪夫屢書不一書也臣願陛下持不息之心急求所以爲安民之道則民生旣和天變或於是而弭矣何謂人才之乏士習

蠱之也臣聞窮之所養達之所施幼之所學壯之所行今日之修於家他日之行於天子之庭者也國初諸老嘗以厚士習爲先務寧收落韻之李廸不取鑿說之賈邊寧收直言之蘇轍不取險恠之劉幾建學校則必欲崇經術復鄉舉則必欲參行藝其後國子監取湖學法建經學治道邊防水利等齋使學者因其名以求其實當時如程頤徐積呂希哲皆出其中嗚呼此元祐人物之所從出也士習厚薄最關人才從古以來其語如此陛下以爲今之士習何如邪今之士大夫之家有子而教之方其幼也則授其句讀擇其不戾於時好不震于有司者俾熟復焉及其長

也細書爲工累牘爲富持試於鄉校者以是較藝於科舉者以是取青紫而得車馬也以是父兄之所教詔師友之所講明利而已矣其能卓然自拔於流俗者幾何人哉心術旣壞於未仕之前則氣節可想於旣仕之後以之領郡邑如之何責其爲卓茂黃霸以之鎮一路如之何責其爲蘓章何武以之曳朝紳如之何責其爲汲黯望之奔競於勢要之路者無恠也趨附於權貴之門者無恠也牛維馬繫狗苟蠅營患得患失無所不至者無恠也悠悠風塵靡靡媮俗清分消歇濁滓橫流惟皇降衷秉彝之懿萌蘖於牛羊斧斤相尋之衝者其有幾哉厚今之人才臣以爲變

今之士習而後可也臣願陛下持不息之心急求所以爲
淑士之道則士風一淳人才或於是而可得矣何謂兵力
之弱國計屈之也謹按國史治平閒遣使募京畿淮南兵
司馬光言邊臣之請兵無窮朝廷之募兵無已倉庫之粟
帛有限百姓之膏血有涯願罷詔禁軍訓練舊有之兵自
可備禦臣聞古今天下能免於弱者必不能免於貧能免
於貧者必不能免於弱一利之興一害之伏未有交受其
害者今之兵財則交受其害矣自東海城築而調淮兵以
防海則兩淮之兵不足自襄樊復歸而併荆兵以城襄則
荆湖之兵不足自腥氣染於漢水冤血濺於寶峰而正軍

忠義空於死徙者過半則川蜀之兵又不足江淮之兵又
抽而入蜀又抽而實荆則下流之兵愈不足矣荆湖之兵
又分而策應分而鎮撫則上流之兵愈不足矣夫國之所
持以自衛者兵也而今之兵不足如此國安得而不弱哉
扶其弱而歸之強則招兵之策今日直有所不得已者然
名募方新調度轉急問之大農大農無財問之版曹版曹
無財問之餉司餉司無財自歲幣銀絹外未聞有畫一策
爲軍食計者是則弱矣而又未免於貧也陛下自肝鬲近
又創一安邊太平庫專一供軍此藝祖積縑帛以易賊首
之心也仁宗皇帝出錢帛以助兵革之心也轉易之閒風

采立異前日之弱者可強矣然飛芻輓粟給餉餽糧費於兵者幾何而琳宮梵宇照耀湖山土木之費則漏卮也列竈雲屯樵蕪後爨費於兵者幾何而霓裳羽衣靡金飾翠宮庭之費則尾閭也生熟口券月給衣糧費於兵者幾何而量珠輦玉侍寵希恩戚畹之費則濫觴也蓋天下之財專以供軍則財未有不足者第重之以浮費重之以冗費則財始瓶罄而囂恥矣如此則雖欲足兵其何以給兵耶臣願陛下持不息之心急求所以爲節財之道則財計以充兵力或於是而可強矣何謂邊寇之警盜賊因之也謹按國史紹興閒楊么寇洞庭連跨數郡大將王瓌不能制

時僞齊挾外使李成寇襄漢么與交通朝廷患之始命岳飛措置上流已而逐李成擒楊么而荆湖平臣聞外之邊寇不能爲中國患而其來也必待內之變內之盜賊亦不能爲中國患而其起也必將納外之侮盜賊而至於通邊寇則腹心之大患也若今之所爲受害者固可畏矣然而逼我蜀則蜀帥策瀘水之勲窺我淮則淮帥奏維揚之凱狼子野心固不可以一捷止之然使之無得棄去則本國之技未爲盡出其下彼亦猶畏吾國之有其人也獨惟舊海在天一隅逆雛宄之者數年于茲颶風瞬息一葦可航彼未必不朝夕爲趨浙計然而未能焉短於舟疎於水懼吾

唐島之有李寶在耳然洞庭之湖烟水沉寂而浙右之湖
濤瀾沸驚區區妖孽且謂有楊么之漸矣得之京師之耆
老皆以爲此寇出沒倏閃往來翕霍駕舟如飛運械如神
而我之舟師不及焉夫東南之長技莫如舟師我之勝兀
术於金山者以此我之斃逆亮於采石者以此而今此曹
反挾之以制我不武甚矣萬一或出於楊么之計則前日
李成之不得志於荆者未必今日之不得志於浙也曩聞
山東薦饑有司貪市權之利空蘇湖根本以資之廷紳猶
未互易安知無爲其鄉導者一夫登岸萬事瓦裂又聞魏
村江灣福山三寨水軍興販鹽課以資逆雖廷紳猶謂是

以扞衛之師爲商賈之事以防拓之卒開鄉導之門憂時
識治之見往往如此肘腋之蜂蠆懷袖之蛇蝎是其可以
忽乎哉陛下近者命發運兼憲合兵財而一其權是將爲
滅此朝食之圖矣然屯海道者非無軍控海道者非無將
徒有王瓌數年之勞未聞岳飛八日之捷子太叔平符澤
之盜恐不如此長此不已臣懼爲李成開道地也臣願陛
下持不息之心求所以弭寇之道則寇難一清邊備或於
是而可寬矣臣伏讀聖策曰夫不息則久久則徵今胡爲
而未徵歟變則通通則久今其可以屢更歟臣有以見陛
下久於其道而甚有感乎中庸大易之格言也臣聞天久

而不墜也以運地久而不墮也以轉水久而不腐也以流
日月星辰而常新也以行天下之凡不息者皆以久也中
庸之不息卽所以爲大易之變通大易之變通卽所以驗
中庸之不息變通者之久固肇於不息者之久也蓋不息
者其心變通者其跡其心不息故其跡亦不息游乎六合
之內而縱論乎六合之外生乎百世之下而追想乎百世
之上神化天造天運無端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天地
之所以變通固自其不息者爲之聖人之久於其道亦法
天地而已矣天地以不息而久聖人亦以不息而久外不
息而言久焉皆非所以久也臣嘗讀無逸一書見其享國

之久者有四君焉而其間三君爲最久臣求其所以久者
中宗之心嚴恭寅畏也高宗之心不敢荒寧也文王之心
無淫于逸無遊于畋也是三君者皆無逸而已矣彼之無
逸臣之所謂不息也一無逸而其效如此然則不息者非
所以久歟陛下之行道蓋非一朝一夕之暫矣寶祐以來則
涵養此道端平以來則發揮此道嘉熙以來則把握此道
嘉熙而淳祐淳祐而寶祐十餘年間無非持循此道之歲
月陛下處此也庭燎未輝臣知其宵衣以待日中至昃臣
知其玉食弗遑夜漏已下臣知其丙枕無寐聖人之運亦
可謂不息矣然既往之不息者易方來之不息者難久而

文山文集 卷之十一
不息者易愈久而愈不息者難斂臨大庭百辟星布陛下
之心此時固不息矣暗室屋漏之隱試一警省則亦能不
息否乎日御經筵學士雲集陛下之心此時固不息矣宦
官女子之近試一循察則亦能不息否乎不息於外者固
不能保其不息於內不息於此者固不能保其不息於彼
乍勤乍怠乍作乍輟則不息之純心閒矣如此則陛下雖
欲久則徵臣知中庸九經之治未可以朝夕見也雖欲通
則久臣知繫辭十三卦之功未可以歲月計也淵蝸蠖蠖
之中虛明應物之地此全在陛下自斟酌自執持頃刻之
力不繼則徵久之功俱廢矣可不戒哉可不懼哉陛下之

所以策臣者悉矣臣之所以忠於陛下者亦既畧陳於前
矣而陛下策之篇終復曰子大夫熟之復之勿激勿泛以
副朕詳延之意臣伏讀聖策至此陛下所謂詳延之意蓋
可識已夫陛下自卽位以來未嘗以直言罪士不惟不罪
之以直言而且導之以直言臣等嘗恨無由以至天子之
庭以吐其素所蓄積幸見錄於有司得以借玉階方寸地
此正臣等披露肺肝之日也方將明日張膽蹇蹇諤諤言
天下事陛下乃戒之以勿激勿泛夫泛固不切矣若夫激
者忠之所發也陛下胡併與激者之言而厭之邪厭激者
之言則是將胥臣等而爲容容唯唯之歸邪然則臣將爲

激者歟將爲泛者歟抑將遷就陛下之說而姑爲不激不
泛者歟雖然奉對大庭而不激不泛者固有之矣臣於漢
得一人焉曰董仲舒方武帝之策仲舒也慨然以欲聞大
道之要爲問帝之求道其心蓋甚銳矣然道以大言帝將
求之虛無渺冥之鄉也使仲舒於此過言之則激淺言之
則泛仲舒不激不泛得一說曰正心武帝方將求之虛無
渺冥之鄉仲舒乃告之以真實淺近之理茲陛下所謂切
至之論也奈何武帝自恃其區區英明之資超偉之識謂
其自足以凌跨六合籠駕八表而顧如此語忽焉仲舒以
江都去而武帝所與論道者他有人矣臣固嘗爲武帝惜

也堂堂天朝固非漢比而臣之賢亦萬不及仲舒然亦不
敢激不敢泛切於聖問之所謂道者而得二說焉以爲陛
下獻陛下試采覽焉一日重宰相以開公道之門臣聞公
道在天地間不可一日壅闕所以昭蘇而滌決之者宰相
責也然扶公道者宰相之責而主公道者天子之事天子
而侵宰相之權則公道已矣三省密樞謂之朝廷天子所
與謀大政出大令之地也政令不出於中書昔人謂之斜
封墨勅非盛世事國初三省紀綱其正中書造命門下審
覆尚書奉行宮府之事無一不統於宰相是以李沆猶得
以焚立妃之詔王旦猶得以沮節度之除韓琦猶得出空

頭勅以逐內侍杜衍猶得封還內降以裁僥倖蓋宰相之
權尊則公道始有所依而立也今陛下之所以爲公道計
者非不悉矣以夤緣戒外戚是以公道責外戚也以裁制
戒內司是以公道責內司也以舍法用例戒羣臣是以公
道責外廷也雷霆發部星日燭幽天下於此咸服陛下之
明然或謂比年以來大庭除授於義有所未安於法有所
未便者悉以聖旨行之不惟諸司陞補上瀆宸奎而統師
躡級閣職超遷亦以夤緣而得恩澤矣不惟姦賊漸洗上
勞渙汗而選人通籍姦胥逭刑亦以鑽刺而拜寵命矣甚
至閭閻瑣屑之鬪訟皂隸猥賤之干求悉達內庭盡由中

降此何等蟣蝨事而陛下以身親之大臣幾於爲奉承風
旨之官三省幾於爲奉行文書之府臣恐天下公道自此
壅矣景祐閒罷內降凡詔令皆由中書樞密院仁祖之所
以主張公道者如此今進言者猶以事當閒出睿斷爲說
嗚呼此亦韓絳告仁祖之辭也朕固不憚自有處分不如
先盡大臣之慮而行之仁祖之所以諭絳者何說也奈何
復以絳之說啓人主以奪中書之權是何心哉宣靖閒創
御筆之令蔡京坐東廊專以奉行御筆爲職其後童貫梁
師成用事而天地爲之分裂者數世是可鑒矣臣願陛下
重宰相之權正中書之體凡內批必經由中書樞密院如

先朝故事則天下幸甚宗社幸甚二曰收君子以壽直道之脈臣聞直道在天地閒不可一日頽靡所以光明而張主之者君子責也然扶直道者君子之責而主直道者人君之事人君而至於沮君子之氣則直道已矣夫不直則道不見君子者直道之倡也直道一倡於君子昔人謂之鳳鳴朝陽以爲清朝賀國朝君子氣節大振有魚頭參政有鶻擊臺諫有鐵面御史軍國之事無一不得言於君子是以司馬光猶得以殛守忠之姦劉摯猶得以折李憲之橫范祖禹猶得以罪宋用臣張震猶得以擊龍大淵曾覲蓋君子之氣伸則直道始有所附而行也今陛下之所以

爲直道計者非不至矣月有供課是以直道望諫官也日有輪劄是以直道望廷臣也有轉對有請對有非時名對是以直道望公卿百執事也江海納汗山藪藏疾天下於此咸服陛下之量然或謂比年以來外廷議論於已有所未協於情有所未忍者悉以聖意斷之不惟言及乘輿上勤節貼而小小予奪小小廢置亦且寢罷不報矣不惟事關廊廟上煩調停而小小抨彈小小糾劾亦且宣諭不已矣甚者意涉區區之貂璫論侵瑣瑣之姻婭不恤公議反出諫臣此何等狐鼠輩而陛下以身庇之御史至於來和事之譏臺吏至於重訖了之報臣恐天下之直道自此沮

文獻通考卷之八十一
正諫堂
矣康定間歐陽修以言事出未幾卽名以諫院至和間唐
介以言事貶未幾卽除以諫官仁祖之所以主直道者如
此今進言者猶以臺諫之勢日橫爲疑嗚呼茲非富弼忠
於仁祖之意也弼傾身下士寧以宰相受臺諫風旨弼之
自處何如也奈何不知弼之意及啓人君以厭君子之言
是何心哉元符閒置看詳理訴所而士大夫得罪者八百
餘家其後鄒浩陳瓘去國無一人敢爲天下伸一喙者是
可鑒已臣願陛下壯正人之氣養公論之鋒凡以直言去
者悉名之於霜臺烏府中如先朝故事則天下幸甚宗社
幸甚蓋大道之行天下爲公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自古帝

王行道者無先於此也臣來自山林有懷欲吐陛下悵然
疑吾道之迂遠且慨論乎古今功化之淺深證效之遲速
而若有大不滿於今日者臣則以爲非行道之罪也公道
不在中書直道不在臺諫是以陛下行道用力處雖勞而
未遽食道之報耳果使中書得以公道總政要臺諫得以
直道糾官邪則陛下雖端冕凝旒於穆清之上所謂功化
證效可以立見何至積三十餘年之工力而志勤道遠渺
焉未有際邪臣始以不息二字爲陛下勉終以公道直道
爲陛下獻陛下萬幾之暇儻於是而加三思則躋帝王軌
漢唐由此其階也已臣賦性疎愚不識忌諱握筆至此不

自知其言之過於激亦不自知其言之過於泛冒犯天威
罪在不赦惟陛下留神臣謹對

廷試前兩日先生苦河魚且不能食試之日丑寅間強
起乘籃輿趨馳道外幾不能支吾至昕諸進士趨麗正
門之旁門先生隨羣擁併而入頂踵汗流頓覺蘇醒至
殿廊恭受御策題就題命意文思湧泉運筆如飛所對
且萬言未時已出矣或謂有神物者盪滌其中以吐其
奇是豈偶然之故哉道體堂謹書

己未上皇帝書

十一月吉日勅賜進士及第臣文天祥昧死百拜謹奉詔

獻書于皇帝陛下臣一介疎賤遭逢聖明猥以庸愚早膺
親擢世道悠悠風塵流靡臣於其間蓋嘗感激奮發以爲
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一日有關於天下國家之故懼以
無辱使令杜門四年讀禮之外蓋未嘗一日不思以自效
也乃夏五陛下臨軒策士偶垂記憶起臣於家居進臣於
仕籍臣伏被宸命感激不自勝追惟蒙恩之初阻於朝謝
北望天路輒奉表以聞伏蒙聖慈許臣詣拜闕下德至渥
也臣就道以來不圖國事浸艱邊烽頓迫陛下引咎責躬
改過更始召還舊德斥去元姦凡可以當天意回人心者
無所不用其至伏惟陛下不自神聖猶親灑宸翰誕布詔

書庶幾中外臣庶危言極論以有補於今日之故陛下悔悟之意上通於天天下於此感服陛下之勇臣甫及趨謝闕庭兩讀綸音爲之哽咽下泣君臣之義與天地並立况臣蒙被厚恩非衆人比使於此時泯泯默默上負陛下內負帝衷尚何以飲食於載履間哉是用不避斧鉞輒奮愚衷條其說以獻惟陛下裁幸一曰簡文法以立事夫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垂衣拱手以雍容於穆清之上至尊之體也不幸際時艱難兵革四起俯仰成敗呼吸變故此非用馬上治不濟今國勢搶攘固猶未至如馬上之急然寇入腹心事干宗社陛下爲皇皇拯救之謀不得不畧倣馬上

治之之意今陛下焦勞於上兩府大臣黽勉於下君臣之間不可謂非日計軍實而申儆之者然尊卑濶絕禮節繁多陛下平旦視朝百官以次奉起居宰相搢笏出奏從容不踰時軍國大事此雖陛下日夜與宰相汲汲而圖之猶懼不旣謀主斷國之設施尊主庇民之蘊蓄豈能以頃刻交際而究竟之哉陛下退食之暇雖時出內批以與宰相商論宰相又時有奏報以出其建明然天下事得於面論者利害常決於一言筆墨所書或反覆數百言而不足事機交投寸陰可惜使宰相常有此等酬酢則一事之末固有費其日力者矣其於幾務豈不有所妨哉古者天子之

於大臣或賜坐或賜食或奏事至日昃或論事至夜分凡皆以通上下之情爲國家至計也賜茶之典五代時猶有之惟國初范質王溥頗存形迹此事遂廢陛下莫若稍復古初脫去邊幅於禁中擇一去處聚兩府大臣日與議軍國大事陛下賜之款密親是非可否於其閒衆議惟允則三省畫時施行上下如一都兪吁咈之閒必將有超然度外之舉天下何事不可爲何難不可濟至於除授尤有關繫且如近者重臣建閫之事方帥海門隨遷建鄴甫鎮建鄴又進上饒布置變換如奕棋然卯詔辰行奔命不給大者措畫之如此小者遷徙之更無人無定志事無成謀當

此艱危豈不誤事繼自今始陛下宜與大臣熟議某人備某職某人任某事人物權衡當而後用朝廷命令奠而後發如此則觀聽者不至皇惑驅馳者不至遲回人知其令出惟行則無輕朝廷之心士大夫知其可以展布四體則鞠躬盡瘁而無觀望其於國事厥非小補又如用一人也或出於陛下之拔擢或出於宰相之啓擬中書已費行移後省方及書讀或有不當又至繳駁比其不繳駁也則書黃徑下其人徑受命矣臺諫始從而有所指陳是致國論紛紜而內外職守遷移如傳舍施之平時雖有體統用之今日恐悞事機臣愚以爲陛下宜倣唐諫官隨宰相入閣

故事令給舍臺諫從兩府大臣日入禁中聚議其有不可
應時論難不使退有後言如此則國事無聚訟之譏宸命
無反汗之失事會無濡滯蹉跌之悔豈不簡便易行哉若
夫中書乃王政之所由出宰相之重又天子之所與論道
經邦而不屑其他者也今宰相來於倉卒之中而制千里
之難立於敗壞之後而責一旦之功此雖敏手不能以大
有為須是博采四方之謀旁盡天下之慮而後不債於事
側聞軍期文書填委叢積宰相以其開誠布公之歲月弊
弊焉於調遣科降之間侍從近臣且日不暇相接矣諸葛
亮以區區之蜀抗衡天下十分之九究其經濟大要則曰

集衆思廣忠益今衆思不暇集忠益不暇廣宰相不得已
竭其一心役其兩耳目日與文書期會相尋於無窮此豈
其才之不逮哉我朝三省之法繁密細碎其勢固至此也
柳宗元有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爲今之計惟有重六部
之權可以清中書之務今六部所司絕是簡省其閒長貳
常可缺員莫若移尚書省六房隸之六部如吏部得受丞
相除授之旨而行省劄兵部得稟樞密調遣之命而發符
移其他事權一倣諸此而又多置兩府屬官如檢正都承
之類使知蜀事者置一員知淮事者置一員知諸路事者
置若干員兩府日與其屬劇切講畫以治此寇而文書行

移不與焉如此則大臣有從容之暇可以日見百官以及
四方賢俊酬應簡則聰明全心志壹則利害審塞禍亂之
路開功名之門當自此始惟陛下思之二曰倣方鎮以建
守今天下大患在於無兵而無兵之患以郡縣之制弊也
祖宗矯唐末五代方鎮之弊立爲郡縣繁密之法使兵財
盡關於上而守令不得以自專昔之擅制數州挾其力以
爭衡上國者至此各拱手趨約束捲甲而藏之傳世彌久
而天下無變然國勢由此浸弱而盜賊遂得恣睢於其間
宣靖以來天下非無忠臣義士強兵猛將然各舉一州一
縣之力以抗寇鋒是以折比不支而入於賊中興之臣識

循環救弊之法蓋有建爲方鎮之議者矣先此不圖因循
至今日削弱不振受病如前及今而不少變臣不知所以
爲善後計矣今陛下命重臣建宣闡節制江東西諸州官
民兵財盡從調遣廟謨淵深蓋已得方鎮大意矣然既有
宣闡又有制司既有制置副使又有安撫副使事權俱重
體統未明有如一項兵財宣闡方欲那移諸司又行差撥
指揮之初各不相照承受之下將誰適從今日之事惟有
畧倣方鎮遺規分地立守爲可以紓禍且如江西一路九
江興國隆興與鄂爲鄰朝廷旣傾國之力以赴之姑所不
論惟寇之至湖南者已宿堂與此外八州其措置不容苟

簡八州之中廬陵宜春最當衝要敵之爲兵其法常有所
避避八桂則出清湘避長沙則出衡陽今宜春見謂有兵
惟廬陵猶此無備舍堅攻瑕棄實擊虛彼旣以此爲得策
則夫避宜春而趨廬陵其計將必出於此州縣之事力有
限守令之權勢素微寇至一城則一城創殘至一邑則一
邑蕩潰事勢至此非人之愆若不別立規模何由戡定禍
亂臣愚以爲莫若立一鎮於吉而以建昌南安贛隸之立
一鎮於袁而以臨江撫瑞隸之擇今世知兵而有望者各
令以四州從事其四州官吏許以自辟見在任者或留或
去惟帥府所爲去者令注別路差遣其四州財賦許以自

用自交事一日始其上供諸色窠名盡予帥府交事以前
見未解數目亦許截留其四州軍兵見屬伍符者必寡弱
而不振見行團結者必分散而不齊許於伍符團結之外
別出措置收民丁以爲兵彼一州之緊急者得三州稍寬
緩之力以爲之助三州之寬緩者得一州當其緊急而無
後憂不出二三月如吉如袁其氣勢當自不同倣此而行
之江東廣東無不可者夫郡縣方鎮之法其末皆有弊所
貴乎聖人者惟能通變而推移之故郡縣所以矯方鎮之
偏重方鎮所以救郡縣之積輕今郡縣之輕甚矣則夫立
爲方鎮之法以少變其委瑣不足恃之勢真今日之第一

義也陛下日出其度外之見不次援數人之沈鷲英果者委以數鎮俾各爲國家當一面則郡縣之間文移不至於太密事權不至於太分兵財得以自由而不至於重遲而不易舉旬月之間天下雷動雲合響應影從驅寇出境外雖以得志中原可也尚何惴惴宗社之憂哉三曰就團結以抽兵抽兵之說臣前已開其端而其節目未悉也請再陳之夫取兵於民周井田唐府兵之遺法也今使者四出分行營陣俾各處團結以自爲鄉井之衛疾行之中此亦庶幾善步者然而無益也近時朝廷以保伍爲意官府下其事里胥爲里胥者治門而行執筆以抄其戶口曰官

命而各爲保伍也已而上其籍於官又從而壅通塗之壁取其甲分五五而書曰保伍如右所謂保伍者如此而已臣居廬陵往往有寇警則鄉里又起所謂義丁者一日隅總擊拆以告其一方曰寇至毋去諸而等各以某日聚某所習所以守望至其日也椎牛醢酒以待隨其所衣信其所持從而類編爲之伍一匝乎村墟井落之間翕然而聚忽然而散則義丁者又止如此而已今朝廷命使以團結州縣奉旨而行移計其規爲布置當有加密於臣所言者然某所若干人某所又若干人屬邑合狀帳申郡府郡府合狀帳申朝廷計其數目當自不少然其分也散而不一

其合也多而不精故當其分則鄉村無以通於鎮市鎮市無以通於城廓寇突如其來彼一方者力不敵勢不支老弱未及揀教閱未及施雖有金鼓旗幟之物而未知坐作進退之節也雖有城池山澤之險而未知備禦攻守之方也且民之聚也使之自峙其糧自備其飲食則有所不能仰於官則無以給也有以給則又不能久也臣故曰無益也夫前所謂或千人或數百人此隅總一日能辦也今建言者不察其聚之易而用之難增兵之有名而拒寇之無實乃欲視其團結之多寡升降其官賞以爲勸且意其一日之急或者可驅而他之賈誼有言皆非事實知治亂之

體者也陛下忱能委數州立一方鎮莫若俾爲帥者就團結之中凡二十家取其一人以借軍籍一郡得二十萬家則可以得一萬精卒例而行之諸州則一鎮新兵當不下二三萬州郡見存之稅賦可以備兵食見存之財利可以備軍需古人抽丁之法或取之三家或取之五家今官收其米以就爲養收其財以就爲用旣食其力不當又重役其人惟於二十家取其一則衆輕而易舉州縣號召之無難數月之內其事必集爲帥者教習以致其精鼓舞以出其銳山川其便習也人情其稔熟也出入死生之相爲命也鋒鏑之交貌相識而聲相應也如此兵者一鎮得二三

萬人當凜凜然不下一敵國今諸路列鎮則精兵雖十餘萬可有也太祖皇帝南征北伐所至如破竹計其兵曾不滿二十萬使吾於諸閫之外別得十萬精兵則何向而不可哉或曰國家經常皆用供億州縣財賦各有窠名今上流之兵未解江淮之餽如故使移此事力以給方鎮之兵如諸閫何嗚呼擇害莫若輕擇利莫若重臣蓋籌之審矣夫京湖之路旣梗則雖欲漕運而舟楫不能以前江廣之備旣虛則雖有財賦而土地不能以自保與其束手無措以委輸於寇孰若變通盡利以庶幾寇之可逐也且夫江廣旣全則吾之境內其惟正之供者尚多也陛下撫此厄

運不得不勉自節縮曲爲通融多方以濟諸閫之急支吾年時寇必就盡然後一正吾之郡縣一復吾之經常未晚也不然殆未知其所終惟陛下深思亟圖之四曰破資格以用人本朝用人專守資格祖宗之深意將以習天下之才世雖有賢明忠智之人英偉奇傑之士亦必踐敷之多涉歷之熟積勞持久而後得至於高位養成遠大之器消弭僥倖之風人才世道胥有利賴然其弊也有才者常以無資格而不得遷不肖者常以不礙資格法而至於大用天下卒有變不肖者當之而有才者拱手熟視夫是以常遺國家之憂臣嘗見數年以來邊陲之間偶缺一帥陛下

徬徨四顧弄印莫屬挨排應急不得已常取監司之風力者爲之趙魏老不可以爲滕薛大夫陛下非不知其然也他人資格或有未及而彼適可得之雖其才具容有不逮然猶意境外無事以幸其不至於敗缺比其敗缺則倉皇變易常至於失聲色而後已嗚呼此平世拘攣之弊也今天下事勢潰決已甚一有蹉跌事關存亡百夫不可輕擇將一壘不可輕畀守况其重者乎今自朝郎以上凡內之卿監侍從外之監司郡守紫朱其綬唱喝車蓋而出者不知幾人使其中果有非常之才堪任將帥則是望實旣優資格又稱一日舉而置之萬夫百將之上誰曰不然然臣

意陛下之未有其人也則夫宗社安危之機不可輕決於庸人而有資格者之手世之能辦事者固多矣三辰不軌拔士爲相蠻人猾夏拔卒爲將事固各論其時也今何如時尚拘拘子子於資格之末臣觀州縣之閒凡寮底小官馳騁於繁劇之會者蓋甚有之薦引之法浸弊於私而改官之格率爲勢要者所據孤寒之中獨無可任大事者乎三歲一貢士碌碌成事者衆而氣槩才識望於鄉里曾不得一名薦書抱膝隆中杖策軍門固皆逢掖章甫之流也夫今日之士他日之官也今日之小官他日之爲公卿者也天下有事凡能擔當開拓排難解紛惟其才耳固有明

文山文集 卷之四
知其人之有才而拘於資格之所不可則亦姑委棄之此
豪傑之士所以痛心疾首於世變之會也陛下如建立方
鎮收拾人才臣願明詔有司俾稍解繩墨以進英豪於資
格之外重之以其任而輕授以官俟其有功則漸加其官
而無易其位漢唐法度踈濶其一時人才常倜儻不羈本
朝以道立國以儒立政則亦無取乎爾然至於今日事變
叢生人物落落奈何不少變之哉至如諸州之義甲各有
土豪諸峒之壯丁各有隅長彼其人望爲一州長雄其間
蓋有豪武特達之才可以備總統之任一曰舉之以爲百
校之長則將帥由是其選也其穎異通敏者引之於帷幄

樽俎之密又從而拔其尤者委之以人民社稷之重則人
才不可勝用也至如山巖之氓市井之靡刑餘之流盜賊
之屬其膽勇力絕足以先登其智辯機警足以閒謀使貪
使愚使詐使勇則羣策羣力皆吾屈也昔之方鎮食其土
地用其人民拊循其士大夫馳策其跡弛之士故雖以區
區之地常足以與天下爭雄今雖未至於此然陛下髣髴
而行之則吾規模意氣固已一變前日之弱矣惟陛下熟
計之幸甚夫古之爲天下國家者常有敵國相持之憂然
而立乎四戰之衝雖將勦兵潰屢起屢仆而其國終不可
動由卓然有所立故也今陛下奮發神斷赫然悔悟所以

洗舊汗更宿弊如雷霆風雨交馳並至而不可禦陛下亦
求所以爲自立矣而未得其方也自立之方臣前所獻之
數條是已雖然臣意陛下未之能行則有說也何也悔悟
之意未明也奸人當國指天下能言之士謂之好名譁競
使好名譁競者常在朝廷則清議之福陛下必及受用事
應不至今日惟浸潤膚受爲毒已深而後陛下之人才盡
逐陛下今旣悔悟矣然鋒車所召率未及前日擯棄流落
之人或謂陛下猶有畏其不靖共之意夫今日之禍亂靖
共之報也陛下猶有愛於貌爲靖共者邪此悔悟未明之
一也三數年前縉紳之能出臆論事者旣爲奸人所屏學

校之士猶叩關疊疊不自己奸人疾其爲害己也託名
法重致意於禁上書之一條而後陛下之言路盡塞陛下
今旣悔悟矣然食肉之徒未有能出一語以救陵遲之禍
惟學校不憚懇懇以爲言彼其所陳固有未盡切實者陛
下何不擇其善者而施行歟此悔悟未明之一也今有人
焉陷於酒色湛溺而不自知元氣日耗蝕於內容邪日衝
擊於外四肢百骸幾至解體一日倏大悔悟自創其酒色
之愆而使爲朋友僕御者各得以勤攻己之短其爲身謀
幾晚矣然知湛溺之爲病而猶諱其所從來則是病根固
在也人非不知愛身彼諱病根而不肯決去者說其小而

忘其大也陛下所以救社稷重於救身則夫病根所在何所顧惜而不之去歟高宗皇帝以麥飯豆粥之苦植立東南百四十年太平之基陛下嗣無疆大歷服所以撫摩愛養培億萬年不天之休加用力焉不幸比者中外怨叛吾之赤子自延寇入室謀危國家蓋至今日遠近爲之荷擔宗社幾於綴旒天下之人追咎其失以爲聚斂之過而聚斂之事通國憤然怒罵以爲倡於陛下左右之人夫此一人者竊弄威權上累聖德其凶燄威惡蠹國害民者臣不能具數獨其攘臂聚斂招集奸凶爲陛下失民失土以貽宗社不測之憂者其罪莫甚焉趙簡子命尹鐸爲晉陽尹

鐸曰繭絲乎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古之爲天下計者不屑於其小而惟遠者是圖不快於目前之求而常恐其一朝之患故雖簡子區區之大夫尹鐸區區之小吏其所規爲猶及於此國家之大不可以田舍翁自爲也後之人君思以富雄天下固有時出其聚斂之術然猶繭絲自繭絲保障自保障何物刑餘爲謀不臧率天下以共向繭絲之的而保障之地亦不得免焉繭絲之毒不可忍而後保障之禍不可爲陛下閒者屢出內帑金帛分給諸司期有救於難然調度方殷兵革又不得息前日聚繭絲之得未什伯今日救保障之費蓋千萬億秭而未有已也嗚呼誰生

厲階至今爲梗向使此人者不以聚斂斲伐祖宗涵洪寬大之仁蝨賊陛下神明英武之德則必不妄籍民財以入脩內司必不豪奪民產以實御莊必不諧價西園以布中外貪酣之寵必不交通南牙以開朝廷污濁之門如此則奸人必不得竊據相位徧置私人如此則疆禦培克之流必不得齒於縉紳玷於節鉞如此則各郡有賢守各路有賢監司必不侵漁以交結北司剝割以應奉內獻民心必無變宗社必無危今朝廷知江閩虛取漁舟故吾人爲敵鄉黨以至於此曾不知是數年間外之監司郡守求爲交結應奉而一切不卹以失吾民戴宋無二之心者所在有

之江閩之事偶著爾今論者追訟江閩之罪死有餘責則夫使士大夫貿貿焉爲聚斂重失人心激天下以各懷怨叛如臣所指之人者一死詎足道哉且夫奸人之入相也使非此人者與之相爲表裏以揜陛下之聰明密爲游揚以開陛下之信用則賢者必不以好名中傷言者必不以譁競逐去學校之持公論者必不以諠橫得禍士大夫之秉直節者必不以貪贓加罪朝廷清一言路光明邪人何自而赫張民瘼何自而壅隔人離而陛下何以不覺寇至而陛下何以不知彼其依憑陛下恩寵以爲奸人奧主故顛倒宇宙濁亂世界而得以無忌憚使陛下今日訟過於

天地負媿於祖宗結怨於人民受侮於寇敵則豈獨一奸人爲之哉原情定罪莫重於奧主而奸人次之莊周曰兵莫潛於志鑊錙爲下言刺人而殺之不在於手而在於心不在於鋒而在所以用其鋒者奸人則鑊錙也奧主則志也方今國勢危疑人心杌捏陛下爲中國王則當守中國爲百姓父母則當衛百姓且夫三江五湖之險尚無恙也六軍百將之雄非小弱也陛下卧薪以厲其勤斫案以奮其勇天意悔禍人心敵愾寇逆死且在旦夕或謂其人者舖張驚憂以沮陛下攘寇之志處分脆弱將誤陛下爲去邠之行居前日則曰我能爲君充府庫以盜其權居今日

則慮其小心出其小有材使陛下意其緩急可恃以固其寵向非陛下參酌國論堅凝廟謨爲效死不去之計則一日嘗試其說六師一動變生無方臣恐京畿爲血爲肉者今已不可勝計矣小人誤國之心可勝誅哉臣愚以爲今日之事急矣不斬董宋臣以謝宗廟神靈以解中外怨怒以明陛下悔悟之實則中書之政必有所撓而不得行賢者之車必有所忌而不敢至都人之異議何從而消敵人之心膽何從而破將士忠義之氣何自激昂軍民感泣之淚何自奮發禍難之來未有卒平之日也千金之家得一僮奴稍足以稱其私雖害于而家未忍亟去况其人給事

之歲月已深乞憐之懇款已熟陛下性資仁厚亦豈忍遽甘心焉然宗社之事重左右之恩輕蠹民誤國之罪深承顏順色之愛淺伏惟陛下以宗廟社稷之故割去私愛勉從公議下臣此章付之有司暴其罪惡明正典刑傳首三軍以徇如此而天下不震動人心不喜悅將士不感泣而思奮強敵不駭愕而謀還是人心天理可磨滅也是天經地義可漸盡也臣所不信臣嘗讀諸葛亮出師表輒捲卷哀憤悲其用心亮之言曰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平明之治亮將獎率三軍北定中原攘除姦凶興

復漢室其於官府之政宜若無與而獨區區以此爲先者良以社稷安危之權國家存亡之故不在於境外侵迫之寇而內之陰邪常執其機耶此亮之所以深權內外本末之理而先塞其禍亂之源也今臣上自朝廷下至州縣所以分畫其規模纖悉其經緯以上助尊內攘外之一畫者已畧備矣而臣獻其狂愚於未猶有感於亮之所言區區劣功何敢引亮爲證顧所以忠君愛國之心則亮之爲也臣非不知疎遠之人指陳無狀干犯天誅罪在不赦且使幸赦之不誅則左右之人仇疾臣言亦將不免然臣所以不顧危亡寧以身犯不測之鋒者義命之際臣固擇之精

矣方今社稷震動君父驚虞此所謂危急存亡之秋臣委
質爲臣與國同休戚親見外患如火燎原而內寇又復植
根固流波漫則禍難無涯臣死亡正自無日與林迫於權
勢之威憂疑於一己之禍噤口結舌以坐待國家之難而
後死孰若犯死一言感悟天聽而陛下以爲狂妄而誅之
臣固已自分一死萬一陛下察臣之忠行臣之言以幸宗
社則臣與國家同享其休榮等死之中又有生路此臣所
以齎咨涕洟望闕懇悃而不能自己也臣冒瀆天威殞越
震懼謹席藁私室以俟威命之下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
屏營之至不備臣某財死百拜上

此先生開慶己未伏闕書也先生丙辰狀元及第乃穆
陵親擢舊例三魁唱名罷賜袍笏謝恩入幕賜御饌進
謝恩詩出賜席帽於闕門外上馬迎入期集所者又名
狀元局官給錢物供張皂隸等於此所聚同年待賓客
刊題名小錄賜聞喜宴進謝宴詩如此者一月然後率
榜下士詣闕門謝恩謂之門謝門謝後命之初階內狀
元授承事郎僉書某軍節度判官廳公事至後一科放
進士榜則前一科狀元名入爲秘書省正字名曰對花
召此舊例也先生入期集所數日嚴侍有疾卽謁告還
邸侍藥未幾乃有失怙之變卽持服扶柩歸里服除閉

文山文集 卷之十一
門度日後一科當對名日始除僉書寧海軍節度判官
廳公事蓋先生未除官而卽持服故除初階先生上請
未敢受官乞行門謝禮奉旨允已未冬造朝門謝適有
江上之警應求言詔上此書不報而歸未幾又除僉書
鎮南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先生上請乞奉宮觀香火以
安分守除中管建昌軍仙都觀未幾除秘書省正字誥
辭云掄魁登瀛故事也然始進大率以虛名旣久乃知
其實踐爾則異是初以遠士奉董生之對繼以卑官上
梅福之書天下誦其言高其風知爾素志不在溫飽麟
臺之名其來何遲語有云見大名難又云保晚節難爾

其厚養而審發之使輿論翕然曰朕所親擢敢言之士
可陞校書郎又陞著作佐郎兼景獻太子府教授值巨
闢董宋臣再出用事於是上章極論遂出知瑞州此章
見於後今畧叙其槩云道體堂謹書

癸亥上皇帝書

七月吉日具位臣文天祥謹昧死百拜獻書於皇帝陛下
臣畎畝末學天賦樸忠遭逢聖明早承親擢已未之夏陛
下廷策多士記憶微臣俾佐京兆尹幕時臣不敢拜忍乞
行進士門謝旨令赴闕其冬實來行禮適值寇難方殷江
上勝負未決而全未衡且破于時京師之勢危如綴旒土

下皇皇傳誦遷幸臣得之目擊忱恐六師以一朝而動京社之事關係不細采之公論則謂寇禍起於儉壬之聚斂而儉壬用事則主於董宋臣至於遷幸一事宋臣張皇處分尤駭觀聽事勢至此死且無日臣忠憤激發叩闈上疏乞以宋臣尸諸市曹以謝生靈荼毒之苦指陳觸忤自分誅斥出關待罪不報亟歸山林側聽聖裁臣章雖不付出施行而竟亦不坐臣以罪非惟免於罪而已改命洪幕從欲與祠又寵綏之臣嘗以爲區區父母之身旣委而徇國矣陛下赦而不誅臣之再有此身是陛下賜之也感激奮發常恨未有一日答天地之造前冬誤辱收召昇以館職

曾未幾時進之以著庭寵之以郎省臣之取數於明時者益以過多恭惟聖德日新朝無闕事臣得從事鉛槧悉意科條以無忘靖共爾位之訓忱幸忱荷茲者倏讀報狀宋臣復授內省職事臣驚歎累日不遑寧處繼傳御批瀉昇兼職且使之主管景獻太子府臣備員講授實維斯邸此人者乃爲之提綱當其覆出臣自揆以義且無面目以立朝况可與之聯事乎請命以去臣之分也然臣端居深念託故而去謂之潔身可也陛下未嘗拒言者言而當於可陛下未嘗不行臣不言而去則於事陛下之道爲有未盡是用不敢愛於言伏惟陛下鑒臣之衷而幸聽焉臣伏讀

國史竊見孝宗皇帝所以待摯御者終始之際恩威甚明
臣嘗以爲自古人主寬仁莫如孝宗英斷亦莫如孝宗方
曾覲龍大淵輩用事周必大言之龔茂良言之劉度言之
鄭鑑袁樞言之言者日以盛而孝宗假以恩寵未嘗爲之
少衰孝宗豈弗諫者哉聖心寬仁未忍驟有所加也比其
招權弄勢日益翕赫小心謹畏之態昵昵於前者迄不能
掩其陰私傾險之迹或以見疎死或以坐罪廢英斷如此
豈以寬仁而遂失之姑息哉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聖子神
孫一守是法恭惟皇帝陛下以聰明操制萬幾以神武經
緯六合神明之下侍御僕從罔匪正人旦夕承弼厥辟固

其所也惟是宋臣兇鷙慘毒不可嚮邇陛下曩以其小有
才而假借之小人不足大受倚恃權勢無所不至戊午已
未聞天下指目共欲甘心臣冒死先爲陛下言之陛下於
此時猶有徘徊顧惜之意未卽加罪也而縉紳學校交疏
其惡伏闕投匭殆無虛日陛下始豁然大悟奪其大阿屏
置畿郡中外鼓舞歌誦盛德臣妄謂陛下之寬仁全似孝
宗陛下之英斷亦全似孝宗漢家自有制度固應如是詩
云維其有之是以似之雖然陛下稟天地冲和之全氣接
帝王忠厚之上傳寬仁英斷雖並行而不相悖二者分數
寬仁較多是以如此人者遂得以生全於覆載之內尋醫

之旨未幾朝請之命復下今者又使之內居要地日覲宸
光惟至聖爲能寬裕有容有如此者然臣嘗聞之惟仁者
能好人能惡人蓋仁則無私無私故能好能惡聖人豈專
以博愛爲仁哉漢唐宦官之禍其後至於濫觴而不可救
推原其初則起於時君一念之不忍是故古人之防微杜
漸不敢忽也語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宋臣前此誤
國之罪陛下旣赦之而勿問矣臣何敢追尤往事上瀆聖
聰獨爲方來計則斐緯之憂不能忘情焉夫以陛下聖明
在上孤雛腐鼠亦何敢晝舞夜號少作喘息其人心性殘
忍羣不肖所宗竊恐復用之後勢饑肆張植根旣深傳種

益廣未流之禍莫知所屆近者陛下親製十四規丕哉聖
謨爲萬世計甚悉有如此事獨可以爲小故無與於貽謀
而濶畧之哉宋臣之爲人臣實疏遠亦安能以盡知之惟
是天下之惡名萃諸其身京國閭巷無小無大輒以童閻
羅呼之陛下之左右使令亦衆矣此名不歸之他人而惟
此一人是歸則豈不名而自至也哉陛下母以其退然謹
愿而謂其未必怙威生事也母以其甘言卑詞而謂人言
爲已甚也千金之家強奴悍僕恣橫閭里至其服役於主
人之前固亦未嘗不小廉曲謹而可信也此事雖小可以
喻大陛下儻察及此則亦何愛於此一人而閔惜英斷以

重違天下之心哉伏望陛下稍抑聖情俯從公議縱未忍
論其平生之惡以寘之罪亦宜收回成命別選純謹者而
改畀之失一兵得一兵於國家事夫亦何損於以厭人心
之公干以示來世之法干以防天下之禍於未然令聞令
望施於無疆臣子之願莫大於此臣實何人輒上封章以
仰及於萬乘之所親信蚍蜉撼木自速齏粉可謂愚甚然
臣方備位中朝使其以厚祿糊口坐取遷擢豈不得計而
臣子所以事君正義謂何世道升降之大幾國家利害之
大故奈何坐而視之噤不發一語上負天子下負所學貽
無窮羞此臣所以不敢強顏以留亦不敢詭辭以去忘其

髮鱗不測之危以冀陛下萬一聽而信之臣言得行宗社
之利也臣之榮也如臣之積忱未足以仰動天聽坐受斧
鉞九隕無悔謹杜門席藁以聽威命之下臣無任望闕瞻
天激切屏營之至不備臣昧死百拜

輪對劄子

臣早以書生遭遇先皇帝親擢事先皇帝垂十年恨無涓
埃補報天地陛下龍飛繼運移忠以事聖明永肩乃心臨
鑒在上比者臣來自外藩待罪戎監陛下親御宸墨進之
經筵臣學殖凋蕪循牆無路自入侍鵲屢切見天顏醉穆
聖性謙虛雖如草茅之愚時賜訪問臣感激殊遇亦旣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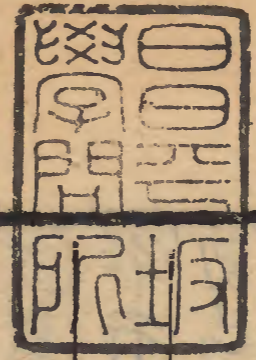
以悉數於前矣。猥當轉對，伏念臣職在講讀，今日聖學關天下治忽，不細輒因封事畢吐其衷。臣聞聖人之作經也，本以該天下無窮之理，而常足以擬天下無窮之變。天地無倪，陰陽無始，人情無極，世故無涯。千萬世在後，聖人亦安能預窺逆觀，事事而計之，物物而察之。然後世興衰治亂之故，往往皆六經之所已有。凡六經垂監戒，以爲不可者，小犯之則關安危，大犯之則決存亡。如赴水火之必斃，如食董葛之必毒，是何哉？聖人知有理而已，合於理者昌，違於理者僵，所貴乎帝王之學，惟能不悖乎六經，無蹈乎其大戒而已。嗚呼！聖人所以爲萬世慮者，豈不甚智，所以

爲萬世戒者，豈不甚仁矣哉？書曰：民可近，不可下。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而後世猶有以民爲黔首，以覆其宗，爲天下笑者。書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詩曰：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而後世猶有昭陽華清，霓裳羽衣，以階漁陽之禍者。書曰：謹乃儉德，惟懷永圖。又曰：不作無益，害有益。不貴異物，賤用物。而後世猶有葡萄天馬，甲帳翠被，以致四海蕭然者。臣嘗歎夫自聖經以來，時君不聞大道之要，生人不被至治之澤。秦至五季，千數百年間，犯六經之顯戒者相望，史冊聖人立爲大經大法，以幸萬世。藐然未有聞焉，豈不惜哉？惟皇上帝，昇矜斯文，孔孟微言，至我朝周

程張朱始大闡明如滕斯發先皇帝表章四書尊禮儒先
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穆考之廟稱爲理宗陛下
親得精一之傳而日就月將緝熙於光明斯道斯民解后
千載先皇帝欲爲唐虞三代之治殆留與陛下使了此事
臣覩陛下自踐祚以來畏天尊祖親親仁民敬大臣體羣
臣尊其所聞行其所知何往非學今朝廷清明官府齊一
大法小廉罔越厥志不可謂不治矣然臣切惟去年寒燠
失常四方或以旱告今年星文示變雨雹見妖近者積陰
爲寒皆名咎證漢人縱閉之學必謂一證主事臣不能曉
此但卽其影而想其形因其流而疑其源豈人所不知已

所獨知之地陛下猶有當反之六經者乎陛下日御經筵
正道正言嘗接于耳而又內庭不廢觀書傳曰多識前言
往行以蓄其德陛下蓋有之矣臣愚更願陛下虛心體認
切己省察每誦一義善可以爲法卽驗之身曰吾嘗有是
乎無則勉之每說一事惡可以爲鑒卽揣之心曰吾嘗有
是乎有則改之言則慮其所終行則稽其所做豈惟制治
于未亂保邦于未危充道學之用經綸天下之大經範圍
天地之化而不過行而帝行而王以卒先帝主張道統之
事業臣何幸身親見之哉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
夫一日二日之閒亦未至卽有萬事然一事不謹則萬事

之幾自此而兆故撥亂本塞禍源無一息不當用功兢兢業業所謂必有事焉者也惟陛下留神



文山先生文集卷之上終

